



于二愣 职场奇遇记

金波◎著

第一部揭露职场陷阱的
冷幽默小说



职场如战场，到处是陷阱，无处不风波。
他不过是想找份工作而已，怎么比登天还难？

一部比《杜拉拉升职记》更为实用的职场博弈宝典
秘而不宣的职场心经，精炼独到的职场智慧！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求职

提示:求职有技巧,方法和策略最重要。在求职之前,我们就要作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硬件”准备。所谓心理准备,就是要掌握求职的规律,了解用人单位的要求,调整自己的心态,用饱满的激情和自信的力量迎接走向社会的第一轮挑战。所谓“硬件”准备,就是拿出你的知识水平和人品魅力,把你的才干展示出来。同时,你也要清楚你可能遇到的那些“陷阱”……

1.陷阱	002
2.发泄屋	009
3.当记者	014
4.做了一次杂工	022
5.露馅儿	027
6.下谎蛋	032

第二章 职恋

提示:男女同事长期共事在一个办公室里,日久生情在所难免。在职场寻求配偶的成功案例也不少见,这也算是“意外收获”吧。但是,职场是一个工作场

所,切忌让私情影响公共利益,这是企业所禁止的。我们尤其要警惕职场“婚外情”,那不仅会破坏自己的家庭,也会破坏自己在企业的形象,一旦闹起来,势必两败俱伤、身败名裂。

7.简历表	038
8.夺爱	043
9.女人盲	050
10.女老板的男秘书	056
11.插足	062
12.骂“小三”	066
13.作决定	072
14.前情人	077
15.出洋差	083

第三章 面试

提示:从收集招聘信息,到求职前的准备,再到职场面试,真可谓历经艰辛、机会难得。面试是职场打拼第一关,是企业面对面的开始,是第一印象的塑造之地,也是才艺知识的显露之地。面试不像学校考试,有模式可查,企业为了找到自己理想的人才,总是费尽心思,处处“刁难”,让你防不胜防。但你一定要把握住它,莫让心血付之东流。

16.胖子和瘦子	090
17.另类考试	095
18.老婆饼	101
19.枪手	105
20.借力	110
21.自信心	113
22.特长	118
23.保洁	123

24.赞美	126
25.经验	130

第四章 试用

提示:即使面试过关,你仍然不能松一口气,因为等待你的将是一个长短不一的试用期。在这个阶段,你不仅拿不到高工资,享受不到公司的福利,还会处在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之下。这时,你的身后一定会有一双挑剔的眼睛在注视你,刁难你,让你如坐针毡、手脚无措、坐立不安。最后,你可能终于松了一口气,也可能前功尽弃、重回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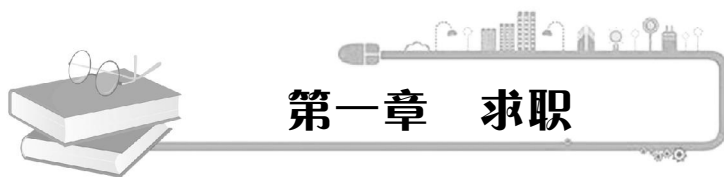
26.换位子	136
27.感恩	141
28.团队	145
29.诚实	150
30.守信	154
31.洗脚	158
32.忠诚	162
33.通知	167
34.考察	170
35.关门	174
36.护花	178
37.拍桌子	184
38.车祸	190
39.压力	194

第五章 职斗

提示:企业与企业之间有利益冲突,同事与同事之间也有利益冲突。职场是一个竞争场,在同样的“蛋糕”下,人们都在力争更大的收获,你的收成多,我的

收成就少;你进来了,我就得出去;你上来了,我就得下去。因此,竞争不可避免,企业管理者也希望建立这样的竞争机制。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面对那看不见的职场硝烟,我们要学会成功化解、巧妙应对。

40.请客	200
41.送美女	206
42.户口风波	215
43.晋升机会	219
44.大争	224
45.外交家	231
46.告密	236
47.你花钱我请客	240
48.辞职	245



第一章 求职

提示:求职有技巧,方法和策略最重要。在求职之前,我们就要作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硬件”准备。所谓心理准备,就是要掌握求职的规律,了解用人单位的要求,调整自己的心态,用饱满的激情和自信的力量迎接走向社会的第一轮挑战。所谓“硬件”准备,就是拿出你的知识水平和人品魅力,把你的才干展示出来。同时,你也要清楚你可能遇到的那些“陷阱”……

1. 陷阱

二愣知道自己还没有到睡大觉的时候，便日夜兼程忙碌起来，白天到人多的地方去散发广告，顺便到职介所去了解自己的下家情况……

于二愣大学毕业后，没有加入比考大学还难的求职队伍，而是回到偏远小镇，天天伏在桌子上写长篇小说，想做个自由撰稿人。然而，万事开头难，想了二十多天，二愣还不知道小说的开头怎么写。有人说，开头要一鸣惊人；有人说，开头要开门见山；有人说，开头要像电影里的“蒙太奇”，慢慢切入……二愣想来想去，不知听谁的，结果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二愣气急败坏，正想把钢笔摔了，忽然灵机一动：创作是难，但我可以抄袭啊！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爬树，多省劲儿！不过不能一字不动地抄，那样就被人告发了，要换着词句抄。结果是：故事情节虽然“英雄所见略同”，遣词造句却不是自己的——即使有人认出来了，那也是张飞穿针——干瞪眼！于是，二愣就开始抄小说，专挑茅盾和巴金的代表作，边抄边改。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高中同学金明的电话，让他进城捞世界。二愣一听，连连摇头：这一走，不是前功尽弃了吗？这作家还当不当？不行不行！然而，金明的话却像通了电的磁铁，不能不吸引你：“二愣啊，你还是一副‘慢性子’呢。别人都在发财，你却沉湎于根本实现不了的文学迷梦之中！你想想，就算你的长篇小说‘抄’出来了，找谁发表去呢？就算你的长篇小说发表了，又能赚几两银子呢？瞧我，已经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月收入虽不稳，起码也有好几千。快来吧，哥们儿，我等着你有福同享呢。”

二愣问：“你是学士毕业生，我才有大专文凭，我、我能行吗？”

“又糊涂了不是？求职、找工作，与你的能力和水平有关，与你的学历没有直接关系。多余的话我不说了，你来了就知道了！喂，我可是只告诉你一人啊，谁让咱俩是哥们儿呢？”

哥们儿？二愣怎么也想不起来金明是他的哥们儿，平日里就没有什么往来，已经三年没有联系过了。只听说他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城里谋发展，连女朋友

都不要了。二愣想了想,还是觉得不靠谱:“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和水平呀,连一部长篇小说都写不出来!”

金明在电话那头不耐烦了,声音一冲一冲地:“你比七八十岁的老头儿有水平吗?”

“自然比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二愣眨眨眼睛。

“你比八九十岁的老奶奶有能力吗?”

“自然比她们的适应能力强。”二愣十分自信。

“着哇!在城里,连老头儿、老奶奶都发财了,你一个年轻、健康,长得又帅的大学生都不能发财?你还不如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吗?瞧我,躺在家里都能捞钱,月收入好几千呢!”

既然人家已经有了“月收入好几千”的工作,躺在家里都能挣钱,一定混得不错。又能想起我这个老同学,也还算他讲点情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连老头儿、老奶奶都进城了,我年纪轻轻的还守在小镇里干熬着,是不值当!二愣不再犹豫:“去!我就不相信我改抄的那部长篇小说就真白抄了!”

(二愣的想法很有远见,不久他的改抄能力还真派上了用场——这是后话!)

于是,二愣换掉那身体闲装,洗了澡,理了发,改了行头,提了一只木箱子,箱子里装满了他的文稿和证件,然后打起精神,马不停蹄地朝汽车站奔去。

长途汽车把二愣带到了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大都市。二愣下了汽车,抬头一瞅,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世界。嗨,那一座座像石头崖一样耸起的楼群,那一群群像小河里的红腮绿尾似的游来游去的小汽车,那一堆堆如同赶庙会似的男男女女……不愧是大城市啊,二愣可算见识了!旅途的劳顿顿时烟消云散,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喜色。

为了穿过马路,二愣随着行人走进地下人行道,仔细一看,昏暗的光线下面的情景让他吓了一跳。原来,在潮湿的地道两边,坐着两排蓬头垢面的老头儿和老奶奶。他们穿的衣服倒不是很次,脸上的肌肉也不是很瘦,却一个个伸出乌鸡爪子似的手,朝行人要钱。二愣心一惊,心想城里还有这么多穷人?不是说城里好挣钱吗?他们怎么不去挣?难道他们是残疾人?仔细一瞧,不像。二愣更纳闷了!在乡下,听说三十多年前倒有不少要饭的,那是大集体年代,有的农家人多劳力少,挣的工分不够吃,就趁农闲出去要点米。如今可没有,田地承包了,粮食



敞开收购，还不交农业税，谁不忙着种田耕地做买卖？真有要饭的，大家都会骂他是好吃懒做，脸上也不好看。不管怎么说，眼前这情景，太叫人难过了，不说别的，你看他们这把岁数！二愣虽说是一副慈善心肠，也管不了那么多，就匆匆走了过去。

走到尽头，二愣忽然发现了一个老太太正朝行人跪着磕头呢，面前放了一只装钱的破盒子。二愣吃了一惊，心想她比我爹的岁数还大呀！这么大的岁数，怎么能随便给年纪小和辈分低的人磕头呢？那是要折人阳寿的！俗话说，爹娘生下这副身板，为的是上跪天地，下跪父母呀。二愣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停住脚步，放下木箱子，准备掏钱施舍。

就在这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于二愣，学雷锋呢？”

“金明！”二愣大喝一声，“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向你请教呢！你说什么，城里满地都是花花票子，只要买一把搂筐，连老爷爷、老奶奶都能搂钱！你瞧，为什么人行通道里还有这么多乞讨的老爷爷、老奶奶，难道他们连一把搂筐都买不起吗？”

金明嘴一咧，哈哈大笑起来，一边伸手点二愣的脑门，一边说：“说你‘愣’，你还真就是一个于二愣，脑子永远比别人慢一拍！我问你，他们蹲在那里干什么？”

“要钱啊！”

“对呀！只要把钱要到手了，不就是发财吗？”

“这——”二愣吭哧了一声，没词儿。他的悟性还算不错，这下儿全明白了，“原来他们并不是缺吃少穿呀！”

“明白了吧，新兴职业！”金明又笑了，“说出来吓你一跳，他们也是在给老板打工呢。不信，你看看他们身后站着的那位是谁？是来检查指导工作的乞丐头儿——他们的老板！”

“真的？还有这样的事？”二愣眨巴一下眼睛。

“哈哈，打死你也不相信吧！”

“相是相信，不过……”

“行了行了，人家可比你的收入高！”金明不再笑，而是伸出手，表情严肃起来，“还是想想你自己吧，穷市民！六百元押金钱带来没有？”

临行前，金明专门打来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让于二愣不要忘了带押金钱。说这押金钱就像见面礼，交了见面礼，你才有资格入席吃酒；没有见面礼，连门儿都进不去，只能坐在门外听人家猜拳行令。没想到人刚到，还没有弄明白是怎

么回事,他就提这事,好像自己这次来就是专程来送押金钱的。

二愣有点不悦,说:“不就是六百块钱吗?一个月能挣好几千,还在乎这点押金钱?记着呢,不让你垫付!”

金明又大笑起来,点头说道:“其实,这钱与其说叫押金,不如说叫入伙费,是交给职业介绍所的。我还不是为你着想,却受这样的挖苦!”

“入伙费?难道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还需要麻烦职业介绍所?也就是说,我不找到工作还是一个未知数?”二愣站住了,脸上一阵难看。

“我说了,进了职业介绍所,就等于你有工作了。不然,我能随便叫你来吗?”金明拉起二愣就走。

“你的意思,是让我到职介所去谋个差事,做一个业务员什么的,按业绩提成?”二愣仍然不明就里。

“放心吧,什么事都不让你干,就像我一样,你只管躺在床上睡大觉。走吧,天机不可泄露,明天一看便知。”

到了金明的出租房,金明果然躺在床上睡起了大觉,把二愣晾在了一边。二愣愣了半天神,又觉得这事不靠谱:一是交中介费,不是说工作单位不能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吗?二是躺在床上就能赚钱,只有当老板的才有这样的好事,普通员工也这样的话,公司还不坐吃山空呀?要不就是天上掉馅饼,可能吗?三是金明神秘秘的,让人心里不踏实。当年在学校里,他就是一个另类人物,行为荒唐,做事莽撞,人送外号“金鬼火”,莫非他拉我进来是想干什么缺德事?正想着,忽然听到金明打起了鼾声。二愣想:既来之,则安之,我不相信,他还能吃了我不成?于是自己打了个地铺,铺上行李,也睡起了大觉。

第二天一大早,金明领二愣到街头喝了一碗豆腐汤,然后两人一起去职介所。说是“职介所”,也就是一间地下室,里面摆一张桌子、一张双人床。工作人员是一男一女,去时,男的正坐在桌子旁翻账本,女的则趴在床上叠被子——怎么瞧怎么像小两口。交了押金,那男的便交给二愣一大摞招聘广告,说:“你是新入伙的,这几天你就去散发这些广告。记住,要把广告上的联系人写上你自己的名字,这很重要。当你有了业绩时,你才会有收入。”

“你是让我到大街小巷去散发小广告?”二愣疑窦丛生。

“你不发也可以呀,只要你不怕赔钱!”那男的哧地一声,关上了抽屉。

“别问了!”金明赶紧把二愣拉了出去,“这只是工作的第一步,你只管按我说的去干,保管你有钱赚。我还能害你吗?”



“莫非你所说的工作就是干这个——广告散发员？”二愣仍然不放心。

“我说过,这只是开始!”金明塞来一支笔,“你啥也别问了,快去填你的名字吧,这很重要。不然,你来这里干什么?”

看见金明坚决的样子,二愣这才咬了咬牙,反正押金都交了,要也要不回来,就任凭他摆布好了。便夹起广告纸,一边填上自己的名字,一边去大街小巷散发。

三天后,一摞广告纸终于发完了。这时,金明笑咪咪地对二愣说:“恭喜你,我刚从‘职介所’回来,他们告诉我,你有第一个下家了。这是你的收入,三百五十块。”

二愣数着崭新的钞票,怎么也想不出这钱是怎么来的,便对金明说:“无功不受禄,这钱的来路你不说明白,我不能要。”

金明切了一声,只好耐心地给他解释:“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求职团体。谁交了六百块押金,就证明谁入了团体。如果有了下家,也就是他的名下又有新的入伙人,这押金的50%返还本人,剩下的50%归上家平分。比如,我是职介所的五级下家,你二愣经过我的介绍入了伙,就是我的六级下家,那么,三百块返还你二愣,另三百块归你的五个上家平分,每人六十元。也就是说,我拉你入了伙,我能分到六十元。如果你二愣拉了一个人入伙,不管那人是你直接介绍来的,还是看到你发的广告而找到职介所的,那人就是七级下家。同样,当他有八级下家时,这个七级下家的押金也返还50%,剩下的50%也归他的六个上家平分,包括你和我在内,每人五十元。总之,联系入伙的越多,你的收益就越大。”

“哦,原来是这样。”二愣不傻,完全听懂了,“在这里,睡大觉就能赚钱,就看你会不会拉下家入伙。”

“算你聪明!”金明高兴了,“比如我吧,包括你在内,已经有了六级下家25名,七级下家100多名,八级下家500多名。你算算,半年的收入该有多少?差不多两万,平均每月两千多块。如果你和你的下家再联系新的下家,我还会有分成。怎么样,小子?听着是不是怪眼红的?那你就好好干吧!”

“可是,我怎样瞅着,就像电视里报道的那种传销?”二愣又犯愣了。

“你是怕钱扎手了,还是脑子又犯迷糊了?”金明生气了。

“好吧,我不说了。”二愣说,“金明,是什么人都能入伙吗?”

“对,只要交六百块押金,王八乌龟都能入伙。”金明说,“二愣,你刚入伙,要

想拿高收入,还得努力。努力方向有两条,一是自己联系下家(这样的分成高);二是鼓励你的下家继续联系新的下家。这样的话,你和你的各级下家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你就是塔尖,高高在上,让下家源源不断地向你进贡,你可以坐享其成。当然,我们也同样是上家的金字塔里的一块砖,也向他们进贡。谁让咱们是五级六级下家呢?”

得了金明的真传,二愣知道自己还没有到睡大觉的时候,便日夜兼程忙碌起来,白天到人多的地方去散发广告和自己花钱新印的名片,顺便到职介所去了解自己下家的情况;晚上则给自己的同学、朋友和亲戚打电话,拉他们入伙,话当然要说得委婉一些。为此,二愣又从金明那里学会了说话的技巧:

其一,靠技巧赚钱。赚钱的方法有许多种,有靠体力赚钱;有靠智力赚钱;有靠生意赚钱。咱“躺在床上睡觉”,靠的是技巧赚钱。

其二,技巧绝不等于骗。咱们都是最亲最近的朋友,我愿意骗你吗?不愿意。如果跟你直说,你不可能来这里。不来的话,就失去了了解这个行业的机会,更不可能因此而改变自己。所以,采用技巧把你约来一起发财,是必需的。

其三,政府为什么要禁止类似的行为。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好的行业,都不可能让全部人去做。因此,为了保持各行各业的相对稳定与协调,要采取必要的方式来限制。

其四,我是给你机会。我让你来,说是骗你也行。只不过是,这种骗的目的,是给你一次机会。你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不能这么自私,要尽量把这机会带给你。

还有其五、其六,目的就是让对方心甘情愿地跟你干,不仅不恨你的骗,还要感谢你为他带来的发财机会。二愣一边学一边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金明把我骗来了,咱现在不是还得感谢人家吗?

是要感谢人家!一个月后,二愣竟然也有了各级下家 300 多人,半年的收入虽不及金明,也有万儿八千的。二愣知道下家已不好拉了,干脆知足常乐,不再东奔西跑,也不再甜言蜜语地到处打电话,而是像金明一样,租间平房睡起了大觉。

不久,入伙的“基砖”们开始骚动不安起来。因为六百元押金,有效期限只限于半年。六月三十日一过,又要重新排列组合。这时,“金字塔”纷纷坍塌。在外奔忙多日的金明,急匆匆给二愣打电话,说他单干了,自己也搞了个职介所,做了金字塔的塔尖。上次他是五级下家,拉来的押金有一半被上家们平分了,而现



在他做了总庄主，所有押金都有他的份子。他打电话的目的，是让二愣做他的一级下家。二愣口中答应，暗地长了个心眼儿：他金明能做总庄主，我二愣为什么不能？便悄悄地去了解行情。不料三步一楼五步一阁，满大街都挂起了“职介所”的牌子。二愣捶胸顿足，后悔自己只顾睡大觉，行动迟了一步，只得去做金明的下家。按说，从六级下家升到一级下家，也不错嘛。

然而，下家却越来越难拉了。二愣去年的下家们，有的做了庄主，有的一跃成了高级下家，干得正起劲。二愣的同学、朋友和亲戚也早已加入了别人的金字塔。二愣急出一身冷汗，急忙给家乡老爸打电话，甜言蜜语给他做起了工作：“爸，城里的钱真好赚呀，睡大觉就能发财。”

“你少给老子兜圈子。”老爸却火眼金睛一眼看穿，“你这话呀，我听得多了，你不就是想让爸入伙呗。”

“爸，你是怎么知道的啊？”二愣大吃一惊，还有几分不解。

“全镇的老少爷们儿，男男女女，都叫人家拉去入伙啦，除了我之外。”老爸嘿嘿地笑，“我知道你在城里干啥，老爸就等着你来电话呢。”

“那可怎么办啦？”二愣越发着急，“没有人，我的收入上不去呀。”

“小子，你别怕。听说你舅舅那个镇子还没人入伙呢，我这就去找他们，然后再让他们也找他们的亲戚入伙。你放心，我保证咱爷俩有得赚。”

放下电话，二愣欣喜若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赶紧托人找一个亲戚多的女朋友。

正当这时，手机骤然响了，是金明打来的。一按键，金明那急促的声音就冲过来：“不好！二愣快逃，警察和城管找上门来了……”然后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出事了！到底出事了！”二愣打了个激灵，立即提着行李箱，连被子和衣服也不要，急忙朝门外奔去。

故事启示：

我们求职，必须到合法和正规的企业中去，从事的职业也要合法和守法。如果一个单位从事的是受到禁止的职业，那只能是昙花一现，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次，我们坚决要避免参与到诸如传销这样的行业中去，这样的工作不仅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也坑害了自己亲近的人，是不人道的。还有，我们不要相信一本万利和一夜暴富的行业，那更像一只泡沫，输起来会更惨。

2.发泄屋

你这副身材,我刚才试过了,肯定没有问题,而且还拿高薪!你何乐而不为呢?

二愣也不知逃了多远,在城里转了无数回合,这才惊魂甫定,打算往城郊撤退。这时,天也暗了下来。

晚上,无依无靠的二愣靠在马路边的一棵大树下打盹儿,只觉得双腿沉甸甸的,脚脖子也一阵阵刺痛,好不容易才进入了梦乡。不久,一阵凉风吹来,二愣打了个冷战睁开了眼。一看,星光点点、夜风习习,高楼大厦刀削斧劈般耸立眼前;街灯串串,昏昏沉沉,一辆辆汽车飞驰而来,又呼啸而过;从不远的饭店里飘来阵阵酒香,撩得人流下长长的口水,肚子马上就叫唤起来。二愣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就觉得小腹也胀鼓鼓的,虽然肚子里没有一粒粮食。随后忍着饥肠爬起来,一摇一晃地朝公共厕所走去。

回来时,二愣大吃一惊:自己的那只木箱子已不知去向了!完了,我的证件哟,我的手稿哟,我的换洗衣服哟……二愣急得捶胸顿足,悔恨交加,直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

就在这时,一个人东倒西歪地走过来,身子一晃就倒在二愣身上,把二愣吓了一跳。从这个人身上扑来的酒味判断,二愣知道他喝高了,便伸出双手将他扶住。然而,那人还没站稳,就一个巴掌打过来,啪地一声,打得二愣眼前金星乱溅。“你敢碰我?兔崽子你敢碰我?”

“不是我碰你,是你碰我啊。”二愣委屈地说。

“小兔崽子,你还敢顶嘴?”那人不由分说,又在二愣身上练起了拳头。

“打吧!”二愣嘴一撇、心一横,“我正想找个人把我打一顿呢!谁让我没有本事呢?谁让我听信别人的宣传跑到城里来呢?谁让我不务正业自欺欺人呢?谁让我倒霉透顶、正走背运呢?挨打是活该,不挨打才让我心里不踏实呢!”

那人一句话也不说,挥舞拳头,在二愣身上砸来砸去,从轻到重、从脑袋到屁股,有节奏、有顺序地砸,直累得气喘吁吁才罢手。二愣痛得热泪长流,但他咬



着牙,决不吱声。痛,总比后悔要舒服一些吧?

“打得不轻吧?”那人把脸凑到二愣眼睛上,忽然关心起来。

“你那叫打吗?还没有给我抓痒痒过瘾!”二愣冷笑一声,嘴还挺硬。

“你真的不怕挨打?”那人也笑起来,“兄弟,我早就跟踪你半天了,你听信熟人的宣传,进城来找工作,可一直没找到是不是?不是哥蒙你,在这条街上,哪天晚上不躺几个没有找到工作的流浪汉?有的没有技术,有的没有学历,有的好吃懒做不想受苦,有的根本就没有想走正道……可你不像他们,你倒像一个有文化的乡下人。”

“你怎么知道?”二愣产生了疑问。

“这是我的工作要求呀!我的工作要求需要我具备这样的眼光。就说你吧,你身子骨硬,不怕打,那肯定是乡下人无疑了;你文明,挨了打也不叫唤,也不反抗,更不骂人,说明你不是一个粗人,肯定读过书。哥分析得对不对?”

“你是干啥的?”二愣来了兴致。

“我是来招聘的呀。”

“招聘?”二愣笑起来,“在马路上,深更半夜?”

“你看,我就知道你不信!”

“那你刚才是在……”

“哥是在考试呢,看你适合不适合到我那里工作。”

“那我适合吗?”二愣又笑起来。

“适合,当然适合。现在,我就正式录取你,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你干不干?”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怎样才能让我相信呢?”二愣依然笑。

“请跟我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对呀!”二愣喜出望外,马上钻进了那人的小汽车,“反正我走投无路了,就跟你去看看,不行就走人,你还能吃了我咋的?”

这时,天已放亮。汽车走了半个时辰便停在一排不起眼的平房前。下了车,二愣抬起头一看,就见墙上赫然写着几行大字:“你想放声痛哭吗?来吧!你想发泄心头的不满吗?来吧!”二愣见状,骤然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和处境,嘴一撇,差点就放声痛哭起来。

那人麻利地打开房门,朝二愣招招手。二愣探进脑袋,就见屋里摆满了菠萝、苹果、番茄和草莓造型的各种假水果,还有毛绒玩偶、沙人。通过甬道,走进

后院，四周房间的门上，分别写着“骂吧”、“唱吧”、“喊吧”、“吼吧”、“打吧”、“砸吧”、“杀吧”。二愣正在狐疑，里面一阵紧一阵地传来肉体撞击物体的声音，并且伴随着男男女女的叫喊声：“王八蛋……”“打死你！杀死你！”“杀呀——”喊得声音嘶哑，喊得歇斯底里，喊得疯疯癫癫，喊得二愣心惊肉跳，不知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二愣感到大事不好，立即转过身去，朝门外飞跑，却被一把抓了回来。那人不满地说：“跑什么？”

“大哥，我不工作了，行吗？你让我走，行吗？”

“为什么？你得说出个为什么。我把你拉来的，不能白拉来！”

二愣眨眨眼睛，实话实说：“我怀疑，你、你这里是黑社会组织，是专门审讯坏人的地方。”

“什么？为什么？”那人更不满了。

“要不然，这里怎么到处在骂人、打人、杀人呢？”

那人扑哧一乐，一把松开二愣，说道：“真是一个土老冒！外行了吧？没看咱这是一套‘发泄吧’吗？是专供客人来排泄心中情绪的。如今的城里人，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社会压力大，每天都憋一肚子怨气呢，可又没地方发泄。这不，我这发泄屋刚好派上了用场。”

“原来是供人‘发泄’的，我明白了。”二愣到底读过书，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可是，我来干什么呢？我又‘发泄’不起！”二愣有点失望了。

“唉，兄弟，你不知道！现在人们越来越有钱了，发泄的要求越来越高了，玩偶人、沙人、皮人、仿真人……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了。他们需要真人，需要把心中的郁闷全部发泄在真人身上。我的意思，你懂了吗？”

“啥？你是让我做‘发泄人’，天天挨那些人的打？”二愣如梦方醒。

“好兄弟，就你这副身材，虽然瘦了点，但我刚才试过了，肯定没有问题。我保证，白领们都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不会把你打痛的，而且还拿高薪！你何乐而不为呢？”

“天啦！”二愣长叹一声，眼泪又从眼缝里渗出来。

二愣留着害怕，去又不忍，急得身上战战兢兢的。发泄屋老板追盯着他问：“怎么样？不要紧张嘛！要不你先试用试用，我给你叫一个人来？”

“不，不，老板，你还是让我参观参观，熟悉熟悉环境再干吧。我、我这会儿，



心里没底儿！”二愣心虚地说。

“那就参观参观、熟悉熟悉吧，一间屋一间屋地参观，一件事一件事地熟悉，仔细地瞧，瞧得明明白白。”老板有点小看二愣了。

二愣就一间屋一间屋去参观，一件事一件事地熟悉。他首先伸出脑袋往“打吧”里瞧，只见一个气势汹汹的年轻人正往一个沙人身上狠命地砸拳头，累得气喘吁吁还不罢手，那力度，一点儿也不比拳击运动员的功夫浅。小沙人在屋中间吊着，被他打得左右摇晃、伤痕累累。二愣想：妈呀，这一拳头要是打在自己身上，还不立即瘫痪呀。于是就换了另一间屋——“砸吧”。刚走到门口，就听叮当一声，一只彩花瓷盘飞了出来，砸在自己脚下，摔得粉身碎骨。天啦，这可是一只完好无缺的新瓷盘呀，得值五六块钱呢！正在发愣，又听叮叮当当，一摞同样的瓷盘被砸在地上，砸盘子的两个女孩，一边往地上扔瓷盘，一边鬼哭狼嚎地笑，似乎要把满肚子的笑声一下子喷出来，吓得人直捂耳朵。二愣赶快又去了“杀吧”。这一看不要紧，一看差点尿了裤子：两个家伙各拿一把明晃晃的砍刀，正往一个穿着衣服的软泥人身上砍，一边砍一边指名道姓地骂：“×××，老子杀了你！老子剁了你！老子阉了你！”随着一阵叮叮咚咚的乱砍声，泥人和他的衣服被千刀万剐了，成了一堆“肉泥”，红红的“血水”也淌了一地……

二愣吓得毛骨悚然，不敢久留，便夹着尾巴想溜走。刚走出大门，被老板发现了。老板说：“兄弟，你去哪儿呀？你还没有试用呢，试用一下就全知道了，可不能走哇！”

二愣紧张地说：“老板……”

“你别怕嘛。”老板打断他的话，“这里又不是屠场，光天化日之下，谁敢把你怎么样？这么着吧，你以后只接待女客人，不接待男客人；只接受赤手空拳，不接受真刀真棒，这总没有问题吧？”

“这个倒值得考虑考虑。”二愣松了口气。

“这就对了嘛。”老板压低声音说，“兄弟，正好刚才来了一个女客人，看那样子，是失恋了，想打个人骂两句，发泄发泄胸中的不满。要不，你让她试一试？一个女人，两手空空的，谅她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你放心，报酬不会少你的！”

“那我试试看？”二愣说。

“走吧！”

二愣被老板领到了“骂吧”，一个年轻的胖女孩儿果然等在里面，那脸上的肉褶子，一层接一层，遮住了脖子；那肚皮上的赘肉，多得就像怀胎八月的孕妇。